

周健良（流浪的军刀）★著

2

抗命

军法无情，犯之者斩！

只要能打鬼子、救乡亲，抗了军命又如何！

不认命，谁说人命贱如草；不惜命，哪怕拼光打绝！

抗日作战，本来就没有不能牺牲的！



抗命²

周健良★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命. 2 / 周健良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7
ISBN 978-7-5502-5772-6

I. ①抗…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7806号

抗命. 2

作 者: 周健良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出 品 人: 唐学雷
责任编辑: 李 征
排版制作: 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5772-6
定价: 3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第一章	身后难为	★	001	第十一章	釜底抽薪(上)	★	040
第二章	坦承来意	★	004	第十二章	釜底抽薪(中)	★	044
第三章	榜样力量	★	008	第十三章	釜底抽薪(下)	★	047
第四章	宗族法度	★	013	第十四章	只鳞片甲	★	051
第五章	一语道破	★	016	第十五章	坚壁清野	★	055
第六章	纷沓来投	★	020	第十六章	黑云压城(上)	★	059
第七章	岂甘人后	★	024	第十七章	黑云压城(下)	★	063
第八章	坐而论道	★	028	第十八章	零敲碎打	★	066
第九章	扬扬止沸(上)	★	032	第十九章	逼狗入瓮	★	070
第十章	扬扬止沸(下)	★	036	第二十章	欲擒故纵	★	074

第二十一章	金钩香饵	★	078
第二十二章	狼狽齐来	★	081
第二十三章	步步为营	★	085
第二十四章	进退两难	★	089
第二十五章	饮鸩止渴	★	092
第二十六章	夜静更深	★	096
第二十七章	有心无心	★	100
第二十八章	杀出黎明(上)	★	103
第二十九章	杀出黎明(中)	★	106
第三十章	杀出黎明(下)	★	110

第三十一章	中心开花	★	114
第三十二章	学无止境	★	117
第三十三章	百村大会(上)	★	121
第三十四章	百村大会(中)	★	124
第三十五章	百村大会(下)	★	127
第三十六章	初学乍练	★	130
第三十七章	学以致用(上)	★	134
第三十八章	学以致用(中)	★	138
第三十九章	学以致用(下)	★	142
第四十章	争功诿过	★	145

目录

第四十一章	里应外合(上)	★	149	第五十一章	怎样把戏	★	189
第四十二章	里应外合(中)	★	153	第五十二章	涂脂抹粉	★	193
第四十三章	里应外合(下)	★	157	第五十三章	看穿画皮(上)	★	197
第四十四章	奇思妙想	★	162	第五十四章	看穿画皮(中)	★	201
第四十五章	送上门来	★	166	第五十五章	看穿画皮(下)	★	204
第四十六章	狡狐伎俩	★	170	第五十六章	诡异来客	★	208
第四十七章	拦腰一击	★	175	第五十七章	各持己见	★	213
第四十八章	虎头蛇尾	★	178	第五十八章	打草惊蛇	★	217
第四十九章	虎穴觅踪(上)	★	182	第五十九章	将计就计	★	221
第五十章	虎穴觅踪(下)	★	185	第六十章	得寸进尺(上)	★	224

第六十一章	得寸进尺(下)	★	228	第七十一章	临危受命	★	265
第六十二章	断头酒饭(上)	★	232	第七十二章	心头念想	★	269
第六十三章	断头酒饭(下)	★	236	第七十三章	善财难舍(上)	★	273
第六十四章	丧家之犬	★	239	第七十四章	善财难舍(中)	★	277
第六十五章	计出连环(上)	★	243	第七十五章	善财难舍(下)	★	281
第六十六章	计出连环(下)	★	247	第七十六章	人心各异	★	284
第六十七章	恶毒绸缪	★	250	第七十七章	众志成城(上)	★	288
第六十八章	几入绝境	★	254	第七十八章	众志成城(下)	★	292
第六十九章	仙人指路(上)	★	258				
第七十章	仙人指路(下)	★	262				

★ 第一章 身后难为

茶碗寨中，立起了十几座新衣冠冢……

赤红着眼睛，站在十数座衣冠冢前的栗子群带领着所有武工队员深深鞠躬之后，好半天方才转过了身，看着肃立在自己面前的那些武工队员，哑着嗓子低声说道：“同志们，为了保护乡亲们并保证粮食能够安全转移，咱们武工队牺牲了二十几名同志！这其中，有打了不少年仗的老同志，也有咱们在大武村中招募的新同志！不管是老同志还是新同志，在跟鬼子作战的时候，全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全都是……好样的！”

深深吸了口气，强迫自己平复心情的栗子群在停顿了好一会儿之后，方才继续开口说道：“按照咱们队伍上的老规矩，每一场战斗之后，都要开个战后总结会！今天这战后总结会，我觉着就在这些牺牲的同志面前开吧……让他们也能听听……首先，我要检讨！作为武工队队长，我对敌情估计不足，在向乡亲们传达领取粮食的消息时麻痹大意，这才让鬼子得着了咱们在汪家沟发粮的消息……”

话还没说完，站在栗子群面前的莫天留已经拧着脖子打断了栗子群的话头：“大当家的，你不能每回开这会那会的时候，张嘴就把过错照着自己身上兜揽，这不公道！咱们在汪家沟发粮食，不靠着各个村子的乡亲们把消息散出去，那咱们猴年马月才能把那小十万斤粮食发出去！真要是靠着咱们武工队一家家送，怕是粮食还没送出去一半，清乐县十里八乡就得饿死不少人！老话都说人多嘴就杂，这好些人知道咱们武工队在汪家沟发粮食，那鬼子肯定也能听着风，所以才有了鬼子偷袭汪家沟的事情！不管说到哪儿，大当家的，这事情怪不到你头上！”

朝着满脸不平模样的莫天留摆了摆手，栗子群温和地朝莫天留说道：“我是武工队的队长，我还是共产党员，所以我要用比一般同志更高标准的要求来监督自己……”

眼见着栗子群有些执拗地继续进行着自我批评，莫天留张了张嘴巴，却没再开口多说什么。当这场并不算是太长时间的战后总结会结束之后，莫天留飞快地伸手一拍站在自己身边的沙邦粹道：“去给大当家寻点吃食和水来！咱们从五通庙后

边护送着乡亲们去了水杨村落脚，再回到茶碗寨，已经好几天的工夫了，大当家的都差不离是水米没打牙，铁人也受不住这么煎熬……”

闷声答应着，沙邦粹转身便朝着伙房奔去，不过片刻的工夫便抓着几个杂粮硬馍、端着一碗热水，小心翼翼地朝着莫天留走了过来。

一把拉住了还在跟几个老武工队员交代后续工作的栗子群，莫天留毫不客气地将他按在一张粗糙的木凳上坐了下来：“大当家的，天大的事情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我让棒槌给你弄了点吃食，你吃喝完了才有力气办后边的事情！”

看着小心翼翼把干粮和热水送到了自己面前的沙邦粹，再瞧瞧蹲在自己身边、一本正经盯着自己的莫天留，栗子群也不再推托，伸手接过了沙邦粹递过来的食物和水，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

扭头看了看茶碗寨中各自忙碌着手头活计的武工队员，莫天留不禁微微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般絮叨着说道：“就跟鬼子硬碰硬打了一仗，咱们清乐县武工队就折损了有一半人马……这买卖……赔本了！也不知道李司令知道了这事情之后，能给咱们再派过来多少人……”

三口两口吃光了沙邦粹送来的干粮，栗子群一边慢慢地喝着热水，一边沙哑着嗓子朝莫天留说道：“天留，你这又是在琢磨啥呢？”

讷讷地耷拉下了脑袋，莫天留低声应道：“大当家的，我说句实话……小鬼子虽然都是王八生下的东西，可打仗的本事还真不赖！也不说那些个跟我一块儿从大武村参加武工队的兄弟，就是你带在身边的老人，我瞧着也有不少挡不住鬼子一个照面的！大当家的，往后咱们还要跟鬼子死拼的话，那……李司令可得多给咱们派些人来。一对一干不过小鬼子，那咱们就二对一、三对一，不信整不死小鬼子！”

抿了几口热水，栗子群微微摇了摇头：“李司令身边一共也就那些老同志，要是冀南地面上各处武工队牺牲的同志都要靠李司令从身边抽调人马，怕是不出俩月的工夫，李司令就要成了光杆司令了！”

“那咱们眼下就只剩下二十来号人马，这还得算上受伤的……大当家的，往后咱们还得跟鬼子打仗，没人马可怎么办？”

抱着胳膊蹲在莫天留与栗子群身边，沙邦粹猛不丁地接上了莫天留的话茬儿：“没人马就回村招揽啊！咱们不就是从大武村里出来的？只要胆子大、不犯屎，打仗的本事总能练出来，到时候也不见得会比旁人差多少……”

莫天留狠狠瞪了沙邦粹一眼，才刚要开口接话，坐在木凳子上的栗子群却已经搁下了手中的水碗，看着莫天留低声说道：“天留，你这点花花肠子弯弯绕，时不

时就拿出来盘弄一回……你也不嫌累得慌？是在琢磨回大武村里给那些牺牲的同志家里人报信的为难处吧？”

被栗子群一口叫破了心事，莫天留顿时涨红了面孔，讪讪地点了点头：“大当家的，我真不是想在你跟前耍心眼儿……当初十几个人一块儿出了大武村、参加武工队，这才不到半年的工夫，磕巴都没打一个就折损了好几个……都是一个村里的乡亲，从小撒尿和泥玩着长大，哪家都给过我饭吃。可现在……我还在，他们没了，我可怎么去跟人家说呢……”

微微叹了口气，栗子群眯着眼睛幽幽说道：“天留，你现在的心情，我心里都明白！当年跟着我一块儿参加队伍闹革命的同乡、弟兄，现在还剩下的……也真不多了！有时候我也在想，等到了革命胜利的那天，我回家见了那些牺牲的同乡、兄弟的家人，我可怎么跟人家说呢？”

“为了革命牺牲了？作战英勇顽强、死得光荣？这话说出来，道理上是一点都没错，可毕竟是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不管我说啥，这人就是没了！有时候，我都盼着那牺牲的人是我自己……”

“天留，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也见过了不少同志流血牺牲，我琢磨出来个道理——牺牲了的同志，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活着的人，得把他们想要办到的事情办完、办好，哪怕是再艰难，也要把革命坚持到底！”

狠狠一咬牙，莫天留猛地站起了身子，闷着嗓门儿朝栗子群低声道：“大当家的，你别说了……我明白你说的艰难是啥意思！一会儿我去收拾了那几个大武村出来的兄弟留下的东西，这就赶回大武村给他们家里人报信去……棒槌，你跟着我一块儿去！”

朝着莫天留点了点头，栗子群慢慢从木凳子上站了起来，沙哑着嗓门儿说道：“天留，你能有觉悟、明道理，这是好事！可回大武村给牺牲的同志家里人报信的事情，也当真不能让你和棒槌去一趟就算完！人是我从大武村里招走的，不管怎么说，我都得去一趟大武村，当面向牺牲了的同志家里人说明情况！同时……还得落实了烈属的待遇问题！”

“烈属的待遇？这是个啥说法？”

“凡是为了打鬼子牺牲的革命同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咱们队伍上要对他们的家属给予照顾！要是在老根据地，自然能够按照咱们共产党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来办。可现在咱们还算不上在冀南地区站稳了脚跟，涂家村的根据地也是刚刚有了个大概的模样……只能说，尽量给烈属家提供些照顾吧——棒槌，按照牺牲的大武

村同志人数，每人……二百斤粮食，尽量挑细粮！”

拢着胳膊站起了身子，沙邦粹闷声朝栗子群道：“有两户可就一个独养儿子，二百斤细粮吃完了可咋办？他们两家种的都是石砬子坡地，家里缺了劳力……”

朝着沙邦粹点了点头，栗子群思忖片刻，方才继续说道：“这一点还幸亏棒槌提出来了——咱们不光要照顾着烈属家里眼前的事情，还得琢磨着往后他们过日子的事情！天留，咱们在拿下茶碗寨的时候，应该是缴获了一批浮财吧？”

“是有些大洋和能值几个钱的东西，也分给那些烈属家里人？”

“都带上，到时候交给江老太公，用这些浮财换大武村里的劳力，替烈属家里种地收粮食！”

“大当家的，安顿好了这些没了的兄弟家里人，那咱们招兵买马的事情呢？这事儿可也耽搁不得啊！”

“这事情……八路军从来都只有自愿扛枪，没有强拉硬抓的道理！等到了大武村里，见过了江老太公，安顿好了烈属家人，咱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 第二章 坦承来意

压抑的哭泣声，渐渐地在大武村中响了起来。而香烛纸钱燃烧的味道，也伴随着傍晚时的冷风，悄无声息地弥漫到了整个大武村中……

时逢乱世，哪怕是战战兢兢躲在荒僻小村中务农，说不定也有无妄之灾从天而降。老话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说的也就是这乱世之中几乎无法避免的、骤然而来的生离死别！

听着那随风隐隐传来的哭泣声，坐在江老太公家客厅中的栗子群脸色凝重地叹了口气：“唉……说到底，给座金山也补偿不了那些烈属啊……”

端坐在栗子群身边的太师椅上，江老太公却是双手拢着拐杖，侧身朝着栗子群打了个拱手：“栗队长宅心仁厚，我大武村中人等，自然心照！说句叫栗队长听了不顺耳的话——这当兵吃粮，本身就是刀头舔血、卖命求活的勾当！战阵之上，也是枪炮无眼、生死天定！能在杀身之后，家里老小还得了眼前帮顾、长久照应，这已然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栗队长，你又何必太过责难自己呢？”

垂手伺候在江老太公身边，管家也是附和着江老太公的话语说道：“栗队长，要说起武工队中折损了这许多人马的根由，那也还是为了清乐县十里八乡各处的乡亲啊！要是没有你们抢回了被日本人抢走的粮食，怕是有不少村子里就得饿死人！就不说旁的村子，哪怕是咱们大武村中薄有存粮，也不够全村老小吃到开春！要是栗队长再晚几天工夫把能领回粮食的消息传回大武村，怕是太公都要动了开宗祠中暗仓的念头……”

话说得太急，管家几乎是冲口说出了大武村中江氏宗祠还有存粮的隐私消息。等管家意识到自己犯了言多语失的过错时，却是为时已晚，只能尴尬地干笑着耷拉下了脑袋。

扭头看了一眼满脸尴尬神色的管家，江老太公倒是很有些不以为意地朝着栗子群再次拱了拱手：“还请栗队长放心，方才栗队长交代的，日后让大武村中劳力帮着那些有丧子之痛的小户人家耕种事宜，江某一力承当，也不必再让栗队长有分毫花销！若是武工队中还有其他用得着我大武村帮衬之处，也请栗队长明示，江某莫敢不从！”

还没等栗子群开口说话，站在栗子群身后的莫天留却是猛地接上了江老太公的话头：“太公，我们武工队旁的倒也没啥要大武村帮衬的，就是……缺人！”

眼中骤然闪过一丝精光，江老太公微微坐直了身子，朝着栗子群又一拱手：“栗队长的意思……是要从我大武村中，再招募些愿意从军的壮丁？”

坦然地朝着江老太公点了点头，栗子群和声说道：“不瞒江老太公，这回跟鬼子在汪家沟硬拼了一场，我武工队中的人马几乎折损过半！不光是从大武村中加入武工队的同志牺牲了好几个，就连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也都……江老太公，眼下我武工队里，也就剩下了十几号人马，万一要是再跟鬼子硬拼，怕是……”

微微皱起了眉头，江老太公却是没有立刻回应栗子群的话语，反倒是扭头看向了站在自己身边的管家：“你先去替栗队长安排些酒饭，再去跟那些家中丧子的小户人家交代一声，让他们明天天一亮，就来江氏宗祠门前议事！”

悚然一惊，管家几乎是低叫着朝江老太公回应道：“太公，江氏宗祠门前，外姓人家……怕是不方便落脚吧？”

朝着管家微微一摆手，江老太公微微加重了几分语气，沉声朝管家说道：“当初那些小姓人家从军，江氏宗祠中有过公议，每人能得一份水浇地、一座好宅子！话既出口，那就要言出必行！要不然……江家在这铁屏山下传延几十代，可也还真

担不起这食言而肥的恶名！”

听着江老太公加重了语气的话语声，原本还想要开口说些什么的管家顿时闭上了嘴巴，恭顺地答应了一声便朝着门外走去。

眯起了眼睛，江老太公直到看着管家的身影在眼前消失，这才扭头朝着栗子群低声笑道：“栗队长，虽说军情如火怠慢不得，可这世上之事，多半也是事缓则圆！今晚还请栗队长在寒舍暂歇，等明天天亮之后，再请栗队长与我一同到江氏宗祠门前议事？”

只是略略思忖，栗子群便坦然地朝着江老太公点了点头：“那就打搅江老太公了！只是还请江老太公吩咐一声，咱们八路军有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晚上的吃食……”

没等栗子群把话说完，江老太公已经拄着拐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栗队长，虽说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也得要讲究个入乡随俗的权宜应对，还请栗队长再莫推辞！天留，虽说你如今身在武工队，可你总也是我大武村中出去的，这陪客一职，也就非你莫属了！栗队长，老朽还有些琐事须得处置，先告一声怠慢了……”

伸手在还要开口说话的栗子群胳膊上一拽，莫天留抢在栗子群开口之前朝着已经站起了身子的江老太公说道：“太公只管去忙，只要明天早晨能有人参加咱们武工队，别说怠慢……多慢都行啊！”

插科打诨的话语声中，莫天留看也不看苦笑着向自己连连摇头的江老太公，只是冲着站在自己身边的沙邦粹挤了挤眼睛，拖拽着栗子群便朝着客厅门外走去，口中兀自大声叫道：“大当家的，这些天这么辛苦，咱们吃的顶好的东西，也就只是杂面干粮！今天有太公请客，白面硬馍一定能管饱，说不定还有四凉四热的菜碟呢……”

连拖带拽地将栗子群拉扯到了院落一侧的厢房内，莫天留熟门熟路地一屁股坐在了炕沿上，这才伸手在自己身边一拍：“大当家的，你着啥急啊？江老太公说话，从来是满把攥的事情说七分，肚子里还得留三分两头窜的话打圆场！方才他都安排了明天的场面，我估摸着他心里对咱们要从大武村招兵的事情有了打算，只是当着咱们的面儿，没把话说囫圇罢了！今儿晚上咱们只管好生吃喝了歇息一夜，天大的事情，咱们也等明天再说！”

微微皱了皱眉头，栗子群慢慢踱到炕沿旁边坐了下来，却是朝着莫天留低声道：“天留，江老太公安顿了明天天亮的场面，我也大概能猜着他心里打的是啥主意……可虽说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天留，咱们八路军，可是没有这悬赏招兵

的规矩！”

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莫天留低声哼道：“当兵吃粮、扛枪打仗，这要命的活计让人去干，没点好处谁肯干啊？”

“天留，这话你可说得不对了！咱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也是为了赶跑鬼子，好让老百姓过上安生日子，可不是为了得着啥好处……”

“大当家的，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信，棒槌也肯定会信！可为啥我们俩能信得着大当家的你一句话？那还不是因为我们俩从跟了你那天起，亲眼瞧着你办事公道、打仗拼命，私底下不给自己捞一点儿好处，哪怕是吃食上也都跟咱们一样！这样的大当家，谁跟着都踏实！可我跟棒槌刚进了武工队那会儿，我们俩谁能信得着你？谁又能在心里觉着踏实？”

听着莫天留振振有词的话语，栗子群张了张嘴，却是啥也没说出来，只是紧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

像是全然没看出来栗子群在琢磨着些什么，已经扯开了话头的莫天留毫不停顿地自顾自说道：“老话不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吗？只要是能把人拉进武工队，跟大当家的你在一块儿厮混上一段日子，好生跟鬼子打几仗，再亲眼瞧瞧大当家的你是个啥样的人物，那自然就能觉着心服！到时候甭说是参加武工队能得着好处，就算是一个大子儿的好处都不得着，那也舍不得走！”

抱着膀子站在门边，沙邦粹鸡啄米似的点着头，闷着嗓子附和着莫天留的话茬儿：“天留说得就是！跟着队长你打鬼子，给乡亲们办好事，心里头痛快着呢！要是照着我说，能有一块水浇地、一座大宅子最好，没有这些……我也乐意跟你干！”

很有些不满地瞪了沙邦粹一眼，莫天留毫不客气地朝着沙邦粹叫道：“你个傻棒槌知道个啥呀？赶紧收拾收拾跟我走，咱们上村里转一圈去！估摸着这会儿，村子里不少壮棒汉子都等着听咱们掰扯参加武工队之后的那些事儿呢！”

摊开双手，沙邦粹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的衣裳，很是疑惑地抬头看向了莫天留：“衣裳都在身上穿着，还要收拾个啥？”

“就说你傻不是？咱们从茶碗寨挑着粮食出来的时候，大家伙儿身上都没带着家什呀？”

“带了呀。可……上村里转悠，身上还带着家什干啥？怪沉的……再说平日里我也用不好大枪，都是只使唤手榴弹……”

“我……我跟你说不明白！赶紧的，去把大家伙儿没带回家的、能披挂到身上

的家什都披挂上，我上哪儿你就跟到哪儿，我不叫你开口，你就一个字都别说！我要是问你啥话，你只管答应个‘是’，那也就齐活儿了！”

很是纳闷地看向了莫天留，坐在炕沿上的栗子群飞快地朝着莫天留问道：“天留，你这又是要干啥？”

朝着栗子群挤了挤眼睛，莫天留怪笑着说道：“大当家的，这你就别问了！今天晚上你只管在这儿吃好、喝好、歇好，明天天一亮，你精精神神到江氏宗祠门前就行！旁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和棒槌吧！”

★ 第三章 榜样力量

熟门熟路地顺着大武村中道路走了一锅烟的工夫，浑身上下披挂齐整的莫天留与沙邦粹在一座算不得太大的独门院落前停下了脚步，俩人不约而同地弯腰从地上拾起了个土疙瘩，抬手便朝着院落中的一口水井抛了过去，异口同声地朝着院落中亮着灯火的屋子扬声叫道：“双柱，你家鸡窝叫黄鼠狼给钻了啊，还不出来拾你那宝贝鸡蛋？”

叫嚷声中，从那亮着灯火的屋子里，突地传来了带着几分惊惶的妇人声音：“双柱子不在家呢……”

疑惑地对望一眼，再侧耳听听那亮着灯火的屋子里传来的低低争执声，莫天留不禁怪笑着朝那亮着灯火的屋子叫道：“婶子，双柱是当真不在家？我还说你上回答应了我，管一顿白面硬馍的好饭，该是叫上双柱一块儿吃呢！这要是他不在家……你给开开门，我正好饿着呢，今儿晚上就在你家吃了这顿独食了！”

伴随着那亮着灯火的屋子里又一阵低低的争执声，不过一锅烟的工夫之后，穿着一身半旧大袄、脑袋上还戴着一顶旧毡帽的双柱猛地拉开了房门，气呼呼地从屋子里奔了出来。而在双柱身后，双柱他娘却是死死地拽着双柱的衣襟，急得脸色苍白，连声低叫：“你别去……别去……”

猛地一拧身，双柱毫不费力地摆脱了自家老娘的拉扯，沉着嗓门儿低吼道：“娘，咱们不能亏良心呢！我这条命都是人家武工队救回来的，眼下人家有为难的事儿，咱不能装傻充愣！你也甭多说了，我这回咋说都要去武工队！”

隔着院墙，莫天留眯着眼睛看着又一次拽住了双柱衣襟的老妇人，不由得扭脸朝着站在自己身边的沙邦粹低笑起来：“棒槌，瞧见了没有？这大武村里除了你就没一个傻子，咱们这才进村多久，村子里的人差不离就都猜着咱们除了要给那些烈属送粮食，剩下的事情就是招兵！”

虽说对莫天留一番话中总要捎带着说自己犯傻颇为不满，可沙邦粹却也只能朝着莫天留点了点头：“大武村一共就这么大的地方，不出一顿饭的工夫，一句闲话就能从村头传到村尾。咱们挑着粮食进村，本来动静就大，再加上那些没了的兄弟家里……”

“出来之前，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可都记下了？”

伸手摸了摸披挂在身上的各样武器，沙邦粹重重点了点头：“记下了，保管错了！”

冲着沙邦粹挤了挤眼睛，莫天留扬声朝着院子里再次挣脱了自家老娘拉扯的双柱叫道：“双柱，你这是要干啥呢？这么跟二婶子撕扯，你也不怕闪着二婶子？二婶子，我和棒槌今天来你家，就为了吃你答应的那顿白面硬馍，旁的事情……我一个字都不提！”

话刚出口，正在院子里跟自家老娘撕扯的双柱顿时一愣，而紧紧拽着儿子衣襟的双柱家老娘，也难以置信地看着站在院墙外的莫天留叫道：“天留，你说这话……可当真呢？”

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莫天留扬声朝双柱家老娘叫道：“二婶子，我莫天留在大武村里说话，啥时候有不算数的时候？赶紧让双柱给我们开门，这天都快黑透了，我和棒槌老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二婶子，今儿晚上这顿饭，你可得管饱！”

看着莫天留那一本正经的模样，双柱家老娘犹豫片刻，终于松开了双柱的衣襟：“只要你们不把双柱带走，别说是一顿白面硬馍……那就是要我给你们上四凉四热的席面都成！双柱，你没听见天留说要吃白面硬馍呀？还不去取了今年的新麦子磨面去？还有咱们灶间里藏着的那点荤油和几个鸡蛋也拿出来，我给天留整治几个下饭的好菜！”

推搡着双柱去屋里藏着粮食的地方取新麦子，双柱家老娘紧走几步，很有些慌乱地打开了院门，迎着莫天留与沙邦粹挤出了个笑脸：“天留、棒槌，这有日子没见，你们俩可都出息了……”

朝着开门的妇人露出了个笑脸，莫天留一边大步迈过了院门门槛儿，一边半真

不假地打了个哈哈：“二婶子，出息不出息，我和棒槌不也还是咱大武村中出去的人物吗？这才多久不见，二婶子你倒是跟我和棒槌客气起来了？还记着二婶子你撵着我骂了一村的事儿吗？”

“哎呀……天留，你可千万大人不计小人过……”

“二婶子，论起辈分来，你才是大人呢！我是想跟二婶子你说……我还是觉着你骂我那时候的模样，我看着顺眼、听着顺耳……”

在很有些随意的嬉笑与琐碎的闲话中，莫天留也不进屋，反倒是与沙邦粹在院子里搁着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顺手把背在自己肩头的晋造三八式步枪靠在了长凳上：“二婶子，今年收成还好？被鬼子抢走的粮食，得回来了几成？够吃到明年收粮吗？”

虽说是站在自家院落中，双柱家老娘却显得异常拘谨，很是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答着莫天留的问话：“今年天时不好，咱家种的又是旱田，庄稼只得了八成的收成。再加上叫鬼子抢了一回，多不多、少不少的又折耗了些。要是能全换成了粗粮，说不定还能熬到来年头茬杂粮收上来……”

话音刚落，从屋子里端着一斗新麦子的双柱恰巧走到了院子里的石磨旁，顿时沉着脸接上了自家老娘的话茬儿：“还不是靠着武工队豁出命去跟鬼子厮拼，咱们才能有这些粮食？做人不能昧良心……”

不等急赤白脸的双柱家老娘再次开口，莫天留却是抢先站起了身子，朝着正准备动手磨面的双柱一龇牙：“吃你家饭，可没说要费你家的劳力。双柱，这磨面的活儿，你可咋都比不上棒槌。你让开，叫棒槌干这磨面的力气活儿！”

顺从地站起了身子，沙邦粹一边卸下了披挂在自己身上的各样武器，一边闷着嗓门儿朝莫天留嘀咕起来：“都说不用在身上披挂这好些家什……这么多累赘，可是搁在哪儿好呀？”

朝着磨盘旁边一张晾晒粮食的石板案子努了努嘴，莫天留摆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朝沙邦粹叫道：“一样样搁在那案子上不就得了？”

站在磨盘旁，双柱看着沙邦粹将披挂在自己身上的武器一件件在石板案子上摆放开来，顿时好奇地凑了过去：“这都是啥家什呀……”

神气活现地站起了身子，莫天留一把抓起了靠在自己身边的那支晋造三八式步枪朝着双柱一晃：“这家什叫晋造三八式，是山西那边的兵器厂照着小鬼子的三八大盖造出来的好货色。只要是枪法准，哪怕是隔着二百步开外，一枪都能撂翻一头大牲口！双柱，这家什可是比咱们要弄过的火枪好使！”